

文化叶集

丁仕龙

家乡叶集荣获中国“文学之乡”称号，我心里甜蜜蜜的。因为我曾是叶集《未名文艺》的副主编之一，在任5年倾注了大量心血。因为参与《未名文艺》的审稿、校对等工作，使我对家乡的历史有了进一步了解。

叶集文化底蕴丰厚，素有“文藻之乡”之称。清朝嘉庆年间，叶集区的洪集就出现了“樊氏诗歌世家”，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樊国华一生为官清廉，刚正不阿，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，又是一名体恤百姓的好官，他把灵魂温度与人格品质统一了起来，为后来的官员诗人提供了为官和为文的楷模，其家族中有多人是受人尊敬的秀才和诗人，他们写下的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，一直流传至今。

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，鲁迅在北京发起成立未名社，未名社积极投身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，以翻译介绍外国进步文学为主，兼及文学创作，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社团，鲁迅评价未名社“是一个实地劳作，不尚叫嚣的小团体”，它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文学发展起着重要作用。未名社成员有鲁迅、韦素园、曹靖华

生长在淮河边的人，大都熟悉“四句推子”和“大把戏”的，作为沿海地方曲艺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淮河两岸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“流行色”。

我是土生土长的“淮上人家”子弟，孩童时期的耳濡目染，让我对“四句推子”和“大把戏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，而对于一个不爱听“戏”的小孩子来说，“大把戏”给我留下记忆更为深刻。

说起“大把戏”，在我们中国也叫“杂技”、“杂耍”，西方则称之为“马戏”。现代人在电视上看的多了去了，不足为奇；而在那个年代，能看上一场“大把戏”，实属难得。记得有一天，听三叔说，有“大把戏”明天从润河集来俺们大队演出，并说有“上高山坐大椅”、有“过刀山火海”、有“顶海碗走钢丝”等，好玩着呢！听后的我，欢呼雀跃，兴奋得一夜没睡着觉。

第二天，我早早地搬了一条长板凳在搭好的戏台前抢了个好位置，听着聚集在台前的小伙伴们七嘴八舌吹着道听途说的“精彩”，我心中充满了一睹为快的渴望。整个小村子沸腾了，人们像过年一样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愉快的神采。大人们忙着“派钱”、“派粮”，给演员准备“伙食”，三叔是生产队长，不停地吆喝着忙前忙后，显然是个“主持者”。

“大把戏”到来后，男女老少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他们，走前后，总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小孩子。晌午饭刚过，十里八村来观看的人群越聚越多，可谓人山人海。我骑在站大板凳上的三叔脖子上，能够看到整个全景。戏台上的道具布置停当后，“大把戏”开演。上来出场的是几个男女演员“捏腰”和“翻筋斗”，接下来的是敲锣“耍猴”和“顶水缸”；在一片叫好声中，“重头戏”出场了，看着那“过刀山火海”的惊险，“上高山坐大椅”的玄乎，让我惊讶得瞪大了眼睛。而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“走钢丝”。

“下一个节目是顶海碗走钢丝”，随着报幕员的话音刚落，一个脸上涂着胭脂、头扎红头绳的小女孩蹦蹦跳跳走上了台，“大把戏”的主持介绍说：“小演员只有11岁，但她人小志气大，请社员同志们看她的表演。”紧接着，小女孩身轻如燕地落在

淮河边『大把戏』

陈孝军

了搭设好的钢丝的一端，然后把8个海碗放在自己头上，随即锣声一响，“顶海碗走钢丝”开始。

再看小女孩双臂平展，颤悠悠地在钢丝上向前移动，人们都睁大了眼睛，心提到了嗓子眼，我更是大气都不敢出，正当小女孩走到钢丝的一半时，突然响起了她那带有“腔腔”的清脆歌声：“毛主席的大儿子名叫毛岸英哪，在朝鲜战场上光荣牺牲，俺们要学习他英勇的精神……”

她边走边唱，大家先是倾耳聆听，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赞美之声不绝于耳，三婶子说“这谁家闺女真过劲，顶碗走钢丝，还能唱歌”，大伯接口说“她这是有功呢呢，长大了肯定能干大事，当国家的人”……

总之，赞赏的人很多，这个节目很受欢迎，让整个演出达到了高潮，无疑是个“压台大戏”，我在兴奋中，也跟着哇哇叫喊着，至于最后是怎么散场的，我也记不清了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每当回到家乡，总是不由自主地走上淮河大坝，在那曾经演过“大把戏”的地方久久驻足沉思。抚今追昔，饱览着淮河两岸的无限风光，品味着那远去的岁月，让人感慨万千！是呀，正是“四句推子”、“大把戏”这些独具乡土气息的民间曲艺打造了灿烂的“淮河文化”，并伴随着我们的成长，而深深地扎根在永恒的记忆之中，时刻涌动着无尽的淮河情思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成为淮河儿女永远不能忘怀的根本。

民的革命真理。韦素园等人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，亲耳聆听了列宁同志的演讲。

1925年，中共党员、霍邱县白塔畈（今属金寨县）人袁新民等在平岗荒岭乡建立了农民协会。

1927年10月，中共霍邱县特别支部在叶集明强小学成立，袁新民任特支书记。

1929年11月24日，举行了有名的尧冲暴动，这是“六霍起义”的组成部分，打响了叶集地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。

1929年5月袁新民在阜阳被捕，随后入狱，1930年10月9日，袁新民等12名被捕共产党人被押赴安庆北门外杀害，在押往刑场途中，沿途群众看见袁新民等人高呼“打倒蒋介石！”“打倒国民党新军阀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口号，大义凛然，从容就义。

赵赤坪，原名赵慈坪，又名赵善甫，1902年12月生于叶集镇北街，他参加过李大钊领导的北京五千群众天安门大集会，将鲁迅麾下“未名社”作为庇护所在北京从事过地下工作，曾受霍邱县党组织委派参加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。

1947年10月，以叶集为中心的南



这几天趁着伏天高温，在家里盘伏，从柜子里又把一箱布鞋搬了出来，一字排开，在太阳底下暴晒。

这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媳妇陪嫁的嫁鞋。当年媳妇一共带过来三十六双，谓之六六大顺。我们穿掉了不少，现在还剩十几双。这些嫁鞋都是灯芯绒面，千层底，有几双鞋底还有漂亮的图案。虽然放了几十多年，但是鞋子依然崭新如初，漆黑的鞋面，雪白的鞋底，那整齐细密的针脚显示着当年做鞋人的精心。

过去，我们这里的女儿出嫁，嫁妆丰厚，其中嫁鞋必不可少。嫁鞋是女方给自己和未来的丈夫做的布鞋，也有少量的嫁鞋是送给未来的公婆或者叔叔子、小姑子的。

嫁鞋一般都是用灯芯绒面料和千层底做成。不要小看一双小小的嫁鞋，做起来可不容易。首先要确定嫁鞋做给谁穿，然后索要对方的鞋码，根据鞋码和脚的胖瘦用纸剪好鞋样，用浆裱布照着鞋样做鞋帮，鞋

霍（邱）固（始）县民主政府成立，赵赤坪被委任为叶集镇镇长。

赵赤坪一生追随党，执着地为党工作，就像向日葵那样，党在哪里，哪里就是他的方向。参加革命后他7次入狱，6次脱险，最终为革命事业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革命战争期间，1100多名叶集儿女献出生命，艰苦的革命斗争，造就了杨国夫、陶勇、陈宣贵、桂绍忠、王奎先、张希才、陈发洪、徐体山8位开国将军和一大批中共高级干部。

红色，是叶集的底色，革命的火种在这片热土上得以延续，如今，红色文化不仅是叶集的一张靓丽名片，更成为助推叶集经济转型发展、加快城市建设的精神动力。

退休后，我曾去女儿家住了好几年，认识了女儿所在单位的几位部队干部，一天晚饭后在部队大院操场散步，和一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退休干部边走边聊起天来。退休干部问：您老家住在什么地方？我回答，安徽六安。一听六安，他非常惊讶：你认识中国作协副主席徐贵祥吗？我说：不认识，但我知道徐副主席，他是六安人叶集区人。接着我们两聊起徐贵祥副主席的《历史的天穹》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事。他说，徐贵祥是当代著名军旅作家，他的小说最大特点是塑造的人物有血有肉，个性鲜活丰满，在这方面他是大旗独树。

聊天是轻松不经意的，但对我心灵的震撼是深刻的。从那位军队退休干部的语气神态中，我体会到一个重量级的文化人对家乡知名度的提升所起的作用。

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，“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”，我将发挥一粒微尘的作用，热爱家乡，报效桑梓，让未名文化永远薪火相传，让红色文化更加激情满怀！



丰乐河畔荷飘香

胡先友

打开地图导航，在皖西丰乐河畔的舒城县棠树乡，可以搜到一个盛产荷花的村子，名曰三拐村，现为省级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。

三拐村是我的故乡，我是喝着带泥的塘水长大。所以，到老浑身都裹着泥土气息。

在外时间长了，难免思念故乡，念叨着那片记忆里的荷花。

今年初夏，回乡探亲。惊喜地发现家门口多了无数粉红的荷花。车从舒六公路驶地，到了三拐村龙泉农业合作社，待放慢车速时，我被眼前众多淑女般的荷花醉倒。

不下车，是说不过去的。村里的水田里满满地盛开着品种不一的荷花，叶绿花红、迎风招展、铺天盖地，诗意盎然。

曾几何时，美丽的荷花仙子们在这片贫瘠的田地上扎根安家。田地因了新生命的加入，便灵动而肥沃起来。荷仙子们一支支，一簇簇，雅致闲静地繁衍生息。微风拂过，游客们在占地1200亩的华东莲花城里欣赏着她们的妙曼舞姿。可以喝荷花茶、品荷花宴，弹琴摄影，忘却烦恼，心拥美好。

来过舒城三拐村的人们都知道，华东莲花城是安徽省摄影家协会美好乡村舒城创作基地，育有国内外各类珍品观赏荷花、睡莲品种。每年荷花盛开的季节，会引来许多摄影爱好者前往赏荷、拍摄创作。任新华社陕北分社社长的陶明先生，便是从当初贫穷的三拐村走出去的。

他感恩故土，回报家乡，协同吴玉

一箱嫁鞋

杨兆宏

子做得不讲究，会影响女方的名声。答应了，就一定要做得漂漂亮亮的。过去人们生活节奏慢，没有那么多事儿。阴雨天里，左邻右舍相互串门儿，人手里拿一双鞋，边聊天边纳鞋底。遇上了不会的，还可以相互交流帮忙。邻里和睦，做嫁鞋是情谊，是相互帮忙的事儿。今年给张家小妹妹做，明年给李家小姐姐做，后年说不定就请人给自己做嫁鞋了。

给别人做嫁鞋是大显身手的好机会。做鞋的人往往暗地里较着劲儿，都想交鞋的时候，众多的嫁鞋放在一起，自己做的嫁鞋是最亮眼的那一双或者几双，这最能显示自己的心灵手巧，非常争脸面值得骄傲。因此，嫁鞋做得越来越漂亮，款式也越来越多。嫁鞋的款式主要体现在鞋口上，常见的鞋口款式有气眼的，

她是一酒店的服务生。我不知道她真实的姓名，在我的文字里，我就叫她丫丫吧。丫丫是我对所有女孩子的爱称。她的家居于远离市区的霍邱县花园镇的乡下。

那天中午，我拎着酒水去本市的一所大酒店就餐，在通往包间的入口处被一群服务生问询将要就餐的包间。我说了包间的名字，其中就有一个女孩子走上前来接过我手里的酒水。

她说：“阿姨，您跟我来吧！”跟在她后面，三拐两绕地来到我订的包间。

这个女孩子皮肤偏黑，脸盘子圆乎乎的。因为年轻的原因吧，眼睛特别亮。她没有像其它服务生那样浓妆艳抹，连口红都没有搽。中长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个精致可爱的小丸子，整个人看上去清纯、朴素。因这清纯、朴素，我便由心底对她产生了亲切感。

进到包间，放置好酒水，她先给我泡杯茶递过来。接着，她就去开房间的灯和空调，再拉起房间里每个窗子上厚重的窗帘，留下白色的纱布帘子。这样，原本昏暗的房间便亮堂起来。她做这些轻车熟路。

因为家人都还没到，见我一个人坐着，她一边忙手中的事，一边和我随意说话。话匣子一打开，真正聊的话题倒是她了。

我问到她在那个店做服务生多久了，一个月的收入最多是多少。她说在这个店做了已经半年。去年，也就是2021年之前都是在上海做工，也是做酒店服务生。因为疫情，就没再去上海。她在这里做工，所有该得的加起来也就在3500元，她说还好。言下之意，很满足。我问她每天忙不忙、感觉累不累。她说忙倒是挺忙的，她是负责两个厅的上菜、打扫，若两个厅同时有客，她就会比较忙。累的感觉还算好，因为休息休息就好了。嗯！倒底是年轻的原因啊！

她还愉快地告诉我说在六安做事不用付许多房租，一年也就在3500元。我很诧异，是什么条件的房子才值这么个价格。我说那房子肯定是一个环境非常差的地方。

她说条件好着呢，就在距离酒店不远的村子里，一间大瓦房，住在里面足够宽敞。大夏天的，不用开空调，电风扇不开都凉快。村子离河不远，晚上下班还可以到河边走走，呼吸新鲜空气。她说到这，脸上表现出十分的惬意与陶醉。

她还不自毫地和我说她住在村庄的旁边边了一块地，她在那地里种上生菜、小青菜、黄瓜。四月份疫情突发，市内防疫封控期间，大家都在网上抢菜，她不用，她只管吃自己种的蔬菜。许多人都被隔离在楼上，足不出户，她能自在地在河边田埂上游走。那种幸福感，只有拥有过身心自由的人才能体会到。

我说当前的疫情还是很严峻的，你有没有担心过会失业啊。她说不会啊，不行就回家种地呗，饿不到人的。

是啊！现在，有谁还能被饿着？丫丫在和我我说这些时，眉宇间全是轻松和快乐，丝毫没有对生活压力叹息的痕迹。

我知道，丫丫的快乐就是“简单”这个词儿。

月朦胧、鸟朦胧，萤火照月空，山朦胧、树朦胧，秋虫在呢喃……这首当年耳熟能详的歌曲，意味深长，曲调优美，朗朗上口，曾经风靡一时。

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在耳畔响起，眼前立刻就会浮现那个清秋的晚上，秋雨才停，秋风轻轻吹来，秋虫争先恐后地奏响秋的乐章；正值青春年少的我，怀抱吉他，静坐在窗前，满怀深情地弹唱这首曲的情景。

而今识尽愁滋味，却道天凉好个秋。喜欢秋天，因为秋天带给人们的是凉爽、舒心、恬静和温馨，人们可以尽情领略这个秋高气爽、硕果累累的季节所带来的别样风景。喜欢秋天，因为秋天也属于秋虫的季节，能够欣赏到秋虫那美妙、动听的奏鸣曲，给静怡、清爽的秋夜增添无穷的魅力和情趣。喜欢秋天，其实更源于对秋虫的钟情，始于对鲁迅先生笔下“百草园”的顶礼膜拜。

几时的日子虽然过得穷点，而暑假生活却是天真烂漫、无拘无束、自由奔放的，房前屋后，巷口胡同，郊外田园，到处都是秋虫的欢乐世界。特别是一些无人居住的老屋，邻居的院墙，残垣断壁的老房，都是我们小伙伴捕捉秋虫的战场。

六安茶香绽青春

施忠海

一叶从大别山中来
在木炭火上，
八百度的高温锻造
一叶被沸河水冲泡
清香沿父老脸上的沟壑，
缓缓流淌

一叶浸透清明的雨
一叶吮吸谷雨的风
绿而香的这一片叶
繁华了整个六安的春
芬芳了古阜青石巷里，
清透的雨声

一叶被红色的土壤孕育
挺立的姿态，遥望百年风骨
一叶在粗糙的掌心翻舞
灿烂的笑容，讲述脱贫故事

一叶在血与火中蓬勃
一叶在苦与累绽放
古法的老火穿透历史
温暖今天
青而壮的这一片叶
在枝头，在杯中，
在时代的怀抱里
沉淀最浓郁的，奋斗的青春



翩飞 张勇 摄

丫丫的快乐

惠琼



城事·茶舍

本栏责任编辑：宋金婷
784542876@qq.com